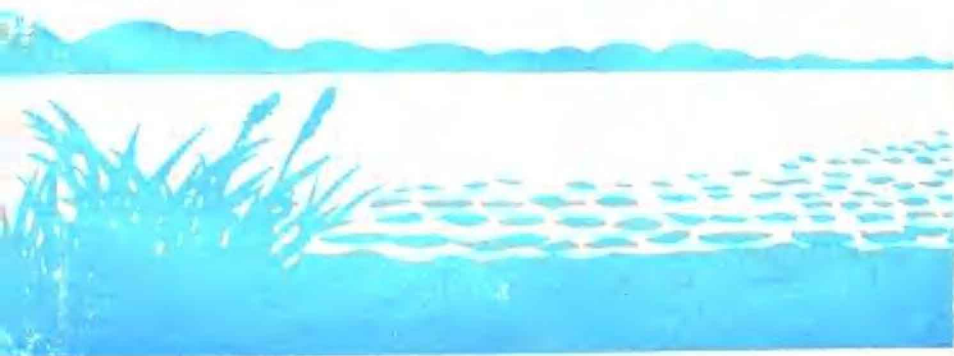


威寧文史資料

第二輯

86



威宁文史资料

第二辑

96.2.1/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红军长征在乌蒙山麓的回旋战·····	蔡大成整理	1
战斗在牛栏江畔的威宁海田游击大队·····	张西贤整理	11
威宁独四师起义的前前后后·····	李学贤邓忠明综合整理	22
威宁苗族文化史略·····	杨忠德	32
威宁彝族教育概况·····	杨忠信	45
张斐然同志反抗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民主斗争 的轶事·····	杨忠德整理	55
“把底猴兔”形成初考·····	谈治华	88
记孙云坞先生为地方办学及热心公益等事迹·····	张金阶	91
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	谭佛佑	94
在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威宁回族人民·····	马明聪 马永和	113
基督教在威宁等地的传播情况·····	杨德友	120
刘毛二轶事·····	马运琨 马永和	134
对《回回民族及其迁徙威宁的历史探述》 一文的补正·····	晏祖伦	144

红军长征在 乌蒙山麓的回旋战

蔡大成 整理

我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阵地上曾受中央军委的指示：“（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争取北端五省。（2）你们可采取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在保持于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军团决定向安顺地区转移，进行运动战，创立临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由于在毕期间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已占领黔西，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周围约一百二十团敌人，包围线内，我军活动范围狭小，加之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故决定自动退出毕节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军退出毕节后，敌人妄图把我军围困在毕威大道上伺机吃掉。因情况变化，南进受阻，改向滇东转移。于是部队分两路西进，向毕威大道的乌蒙山区挺进。我英雄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充分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穿插于敌阵之中，转战于黔、滇之间，往返回旋，拖得敌人疲惫不堪。经过二十余天的千里大回旋，

终于摆脱了十倍于我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包围圈，立即乘虚兼程南进，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区直趋滇东。

我红二、六军团转移快要到七星关时，盘踞在平山堡的大恶霸朱益斋等调兵遣将，妄图凭借七星关天险，仗着他们有一千多条枪，并纠集了该县珠市乡矮炉村的匪团长杨正荣和我县结里乡庄子村伪区长文正朝等土霸到七星关，组成一个防巢集团。朱指令文正朝为“总指挥”，并为文制了旗子。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文、杨二匪烧毁了七星关大桥。我红军先头部队一个小冲锋，打退了敌人的阻击。这些匪徒一向只能在地方背着枪，威吓一下赤手空拳的群众，他们那里见过这样勇猛的战士。因此，当他们一遭到红军的猛烈冲击，立刻就阵脚大乱，全军崩溃了。文正朝这个“总指挥”吓得气喘吁吁，曾表演了一套滚烂泥田的绝技，如不是那个保镖将他从烂泥田里拉起来，几乎连老命都送掉了。后来红军取得胜利，在清点缴获物资中，发现一面“文总指挥”的大旗。同志们回忆起这位“总指挥”在阵地上的狼狈相，不禁哑然失笑。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我二军团进入到妈姑及附近地区，六军团进到赫章水草铺一线。三月四日二军团进入回水塘，六军团进入妈姑。三月五日二军团进入可乐，六军团进入小河口。三月六日二军团分两路向毛栗寨、色甫挺进到达寸田坝，十六师与敌樊松甫战斗。三月七日我二军团在原地整体待命，六军团十六师转回妈姑和我县属板底乡地区，其余部队进入奎香地区。三月九日我红十六师在师长周球保、政委晏福生的率领下，从板底出发兵分三路进入结里直扑文匪之老巢，由于文匪早上即得知红军进入结里的消息

后，一早连饭都不吃，就带着家小逃走了。为了严惩这个恶霸，当即焚烧其房屋和土碉等物。并在结里街上陈卫明家墙壁上书写了“打大户，分田地；打官僚，分仓库。”等标语。红军在几小时之内就结队返回妈姑。在回水塘、构非坪一带，击毙了伪区长王炳章。第二天往可乐方向行进，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威宁县境的第一次，也是对孙渡纵队的一次试探。

红二、六军团经可乐向彝良奎香、镇雄等地绕道迂回，造成敌人的错觉，把敌人向北调动之后，三月十六日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第六师经可乐进入威宁的牛吃水、大街；第四、第五师由可乐进入威宁的辅处、兴隆、蛇街等地。红军一进入威宁县境，就及时开展了打富济贫，扩红等宣传活动，宿营在辅处河两岸的红军，对盘踞在营脚包包上的大地主管佩生（曾任过一任县长）家进行围剿，这家伙由于事前得知红军要来，便骑着骡子逃跑了，并未抓获。接着红军在其房屋周围的草堆中搜出长枪十支。并将其财物、积存粮食等分给地方劳苦大众。兴隆乡天生桥大地主赵清和听到红军要来，早已逃之夭夭。红军到达后，没收了他家四五石苞谷并分给了群众。宿营在大街子以及附近的红军情况：当红军一到就吓跑了伪区长蔡荣昌，攻克了地主王顺义家营盘，抓获了伪乡长王天星，在拘押中由于看守不慎逃跑了。红军就把几家大地主的财物、粮食全部分给了穷人。在大街小学墙上写了：“青年学生只有参加红军才是真正的出路！”“苏维埃和红军是抗日的先锋！”“打倒蒋介石！”等标语口号。

三月十七日，红二军团分别由驻地经法地、狗街、妥打、新街、乌木屯、西冲、老桥进入得胜坡；红六军团第三

次转入奎香之后，经佬佬河对面的偏梁子进入威宁的云贵桥一带，当晚红军宿营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沿河两岸。云贵乡的五星、高发、大寨、李家村(原名大苗寨)等村寨全住满了红军。宿营于李家村的红军，没收了地主罗汉清、保董张启贤等户的粮食，财物并分给了穷人。红军还在罗卜甲小学的墙上写出“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对日宣战！”等标语口号。

三月十八日，红二军团直属队由得胜坡经白沙、高峰、叫子口、马脖子进入黑石区的河坝，四师进入车洛，五师进入哈喇河。六师进入黑石东面，警戒威敌窜入。红六军团从云贵出发经灼甫、高原、龙街进入四方井附近一带宿营。

三月十九日，红二军团直属队，由河坝经戛利进入麻乍，六师由驻地经冲子河、蜜蜂、麻窝、二田坝进入麻乍，红六军团从四方井等地经赊基姑、杨家坡、初都岩和牛棚区仙马乡的高桥、新田、番聋，观风海区的炉堆子进入得胜坡、野鸡河一带。

三月二十日，红二军团四师、五师分别由驻地经老鸦营、麻乍进入宣威县境之得宜、新乐、倘塘；红六军团从得胜坡经大寨、梨柴口子、马脖子进入黑石区的河坝，韭菜冲。当我军途经蜜蜂潘家口子(距松树由一公里)时，滇军一部从黑石方向追来，妄图截击我军，该敌与我六师警戒部队相对时，经短时的交火，打退了敌人的追击，甩开了敌人，我军继续向宣威方向挺进。

红二、六军团进入黑石区以后，仍继续开展“打富济贫”，“反蒋抗日”等宣传活动。二军团直属队住麻乍时，在墙上书写“抗日必反蒋，反蒋就是抗日。”“打倒土豪分

田地，消灭地主武装。”等标语。我四师十团在团长刘开绪，政委朱绍田的率领下，宿营戛利乡。戛利村一组八十六岁老人李四长说：红军除写了不少的标语外，还提出一些口号：

“头顶滇军，脚踏川军，手拿黔军，拖死中央军”。

三月二十一日，红二军团直属队和六师进入宣威县境之倘塘；红六军团经居乐、铁厂进入宣威县北的志戛、龙潭田、磨盘山、沙土卡，最后进入倘塘。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走出威宁县境，胜利地进入云南省的宣威县。

乌蒙山回旋战，从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县城开始，经毕节、赫章、彝良、镇雄、威宁等县和哲庄坝、以则河、财神堂等几次较大的战斗，历时二十三天，进入宣威。

据一九八五年四、五月份各区乡对红军长征经过威宁所属各地，以及来回战斗和各种活动的普查结果。红军所经过的地区有：盐仓、金钟、羊街、大街、龙街、小海、牛棚、观风、黑石等九个区的板底、结里、辅处、兴隆、蛇街、金海、大街、法地、狗街、妥打、新街、三道河、松山、云贵、灼甫、高原、龙街、仙马、观风海、果化、秀水、小米、哈喇、河边、贝古、麻乍、戛利、蜜蜂、居乐、得磨、铁厂等三十一个乡。

红军过威宁县境时牺牲的十八人，因病死亡五人，留下未走的十四人。

我县参加红军的十八人，走后不久回来的十一人，至今下落不明的五人，战斗中牺牲的一人，至今尚健在的一个人（即观风海区的邓少辉同志，原名邓二双）。邓少辉同志是长征时跟着走的，编在四师十二团三营八连。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保安县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后在中央警卫团，现已离休。住西安。

三月二十三日，我红二、六军团在宣威来宾铺地区打退了滇军一个旅的阻击，继续向滇东挺进。三月二十八日进入盘县亦资孔地区，最后占领盘县城，胜利进入了南北盘江之间的所属地区。

红军长征途经威宁时间虽短，但红军的言行举止和严明的军纪，与地方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言谈之下尚记忆尤新，真是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啊……。

红二军团进入辅处时，有十多个伤员被安排住在农民古银山家，第二天有个因病重行动困难的战士就留在他家养伤，其余的伤员在部队同志们的搀扶下，跟着部队走了。这位留下的红军战士叫潘德成，湖南人氏。仅管古家老幼作了热情的精心护理，但由于病情恶化，延医治疗无效，在红军走后的第四天就病故了。这位红军战士在临死之前，为了表达对主人家的感谢，把身边的一块表和一只金戒指赠送给古家。古银山冒着生命危险，拿出红军吃住给的一点钱，请郑全芳等三人到陈少国家买来板子四块，立即做成一合金箱（贵州地方话金箱即棺木）进行装殓后安葬于新营盘。红军赠给坡上古家的这两件宝物，不久即被大街子地主家抢夺去了。解放后辅处乡为了纪念这位革命烈士，又重新包了坟，立了碑。

年仅十九岁的红军烈士何正发，因身负重伤，住在兴隆乡赵德安家，赵家对红军战士，持以革命的尊重和热爱，热情的找来许多医药，帮助治疗，但由于伤势过重，在红军走后的第八天就光荣牺牲了。赵家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买了一合棺木，用白纸裹尸入棺。在赵德胜、孙清全等四人的帮助下，把这位红军战士安埋在上头半坡中。兴隆乡一位

年轻干部、副乡长赵家贤同志，在他写的《坟前归叙》文章中说道：“青草遮住了你的笑脸，野花伴你在此长眠，只有风，吹奏着当年冲杀的号角。只有雨，洗刷着那血的诗篇。……八十年代的今天，有多少科学上的‘腊子口’，技术上的‘大雪山’，学习上的‘大渡河’，在等着我们去征服。让我们高举起革命先烈的旗帜，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作为对先烈们的怀念”。

红军经过威宁县境跋涉在沟壑纵横，悬崖绝壁，雾雨蒙蒙的山区地带。横竖的羊肠小道，是随山形水路变异而成，林木丛杂、交通闭塞，行军上是有很多困难的。这时却有不少的人民群众，帮助红军解决行军途中的困难，从云贵桥边到斗母凶梁子，都有苗族青年为红军部队带过路。

上述苗族群众为红军带路的史实，曾有这样一段记叙：一九五七年我县县委副书记朱佳仁同志（苗族）穿着民族服装上北京参观时，贺龙副总理亲切地与他握了手，并说：“长征经过威宁时，有一位穿你这样服装的人给我们带过路……。”时经二十一年了（1936——1957）可是贺龙同志还记得那样清清楚楚。

当红军进入观风海区，途经布戛梁子时，有个叫刘朝良的地霸，是一个长期为非作歹，嗜血成性之徒，当地人民莫不恨之入骨。这家伙自持有些地方势力，他啸聚匪众，附和反动派的声势在布戛梁子上指挥匪军阻击红军，妄图抢夺我红军枪支，其气焰是十分嚣张的。岂知刚一接火，就被红军打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如非三个匪徒拖着他逃下山去，这家伙连老命都保不住。事情出现在这个“地霸”的身上，笑料远播，也难怪当地人们无不拍手称快了。后来人们把惩

刘朝良的这个地方取名为“红军湾”。歌手们还编了一首山歌颂扬红军：“布戛梁子红军湾，红军鲜血染青山。哪天哪日红军转，劳苦人民把身翻。”

由于当年红军治军严明，处处都在为人民着想，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因之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各兄弟民族的尊敬和爱戴。红军，提起这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许多当年曾见过红军英姿的老人，每于端着一杯香酒，就不免啧啧啧啧摆谈起红军长征爱人民的故事：如云贵乡九十岁的老人李正品说：红军来到我们大苗寨，见到我们苗家的东西一点不拿，还送给贫穷的人们棉衣、棉被，并送了粮食……（当时山区的穷苦苗民们盖的是秧被，穿的是一层麻布单衣，一年四季都靠养麦洋芋充饥）。世界上的军队哪有红军这样好啊！年及七十岁的老人也说：好人啊，这样好的军队历史上从没听说过，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才能对穷人这样好。

然而，地霸分子们则对红军的来临，怕得要死，甚至恨之入骨，他们成天就是那么守着神坛，拜佛念经，求取菩萨保佑他们那宝贵的生命财产。

一九三五年冬，当赫章分县县长沈义方来电要求威宁派兵增援时，威宁县长严持强申明无兵支援赫章，说明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威宁县县长龙雨仓，以七星关失守一事，上电其上司，电文云：匪寨西犯七星关，团队力薄失守，请急电滇，飭驻宣大军增援。说明当时驻守威宁的那些大小官员们已处于十分慌乱恐惧的境地。虽然县城也驻有保警队一百多人枪，但连城门都不敢出，更不用说外出防堵红军了。只好由伪保警大队副罗竹

斋带领一些士兵，加固城墙垛口，严加警戒外，每日也只是龟缩在城区里过日子罢了。

就当时威宁的农村各地来说，地霸民团土匪的枪支，实不下于二千四百支，与全省各县相较，威宁的枪支应算是比较多的。红军经过这高寒山区的当年，到处是：“高山耸立入云端，深谷上望一线天，大树参天林成海，懒龙发怒陷九难”的人迹罕至之地。不说这里是：灌木荆棘无边际，豺狼虎豹常出没了。交通不便，来往行人稀少。于此可以想见，社会信息交流，是何等的困难。这些自然环境，虽然给红军队伍的安全通过造成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气候的变化无常，坡陡崖悬，也给转战千里的指战员们增添了不少旅途艰辛。正因如此，当地的匪霸势力就想利用这些密林屏障，以熟欺生，来个突然袭击。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三、四点钟，我红六军团的后续警戒部队进入杨家坡山腰时，在山头的密林里突然响起了枪声。情况不明前，已过河的部队立即停止前进，转入隐蔽地带，并很快分成两部分，主力部分潜入密林监视敌人行动。另一部分绕道爬坡迅速抢占山梁。恰好这时也得到群众的帮助，知道来的这一部分匪徒原来是当地地主武装的分队长袁明勤带领的十多人，加上龙街子家二十多个匪徒，妄图乘机偷袭我红军的后续队伍，红军在摸清这些土匪的情况后，不待敌人出林，就主动来个两路夹击，这种快速行动，是敌人所预料不到的，一时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就四散逃跑了。这次小型接触，打死了一个姓宋的匪徒。后续部队安然进入了得胜坡。

但袁明勤这个匪徒仍贼心不死，于三月二十日亲自带领敌众百余人，从初都岩进入得胜坡，妄图再次偷袭红军。当他

们追到黑石头弯腰树梁子时，早已为红军发觉，也了解到敌人不但仗着其人多势大，图妄抢夺红军枪枝。仅管敌人如此嚣张，实是一些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事实就是这样，战斗不到两个小时，这一百多人的土匪就被打垮了，连那位“带队官”袁明勤也丢了狗命。

孙渡在《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一文中讲到，第三纵队在威宁布防期间，红军曾一度对威宁作试探性的行动，似乎有可能通过则通过，可进攻则进攻的模样。先是贺龙将军所部由北向南在威宁东部的蒋军设防地带，由敌侧通过，第三纵队正拟向之进行侧击，忽发现肖克将军所部突到威宁东北的回水塘。此际我如向贺龙所部进行侧击，反有被肖克所部侧击的危险。因而怀疑贺之师以侧敌行军，是意在调动威宁附近的蒋军而予以打击，第三纵队即不敢出动，阻击红军成了送行。

黔军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一〇三师师长何知仲，虽曾在娄山关和遵义城与我中央主力红军较过量，实属于手下败将，但由于阶级本性所定，他们仍带兵驻扎威宁，对我红军尾追不放。当红军进入云南后，他们才撤回。

乌蒙山区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处境最困难的一段。由于有中央的指示，党的坚强领导，红军全体干战的艰苦奋斗及乌蒙山区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最后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战斗在牛栏江畔的 威宁海田游击大队

张西贤 整 理

一

牛栏江由南向北流入金沙江，滔滔的江水把乌蒙山脉截为两断，一断是云南，另一断是贵州。牛栏江是历史的见证，那北去的江水，记录着沿江两岸各族人民多少辛酸的史事。大自然给人们带来幸福也带来灾难。然而，阶级的压迫使牛栏江两岸的人民倍受苦难。艰难的日子要结束，人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这一天何时才能出现。请听他们的心声：

牛栏江水漫悠悠，苦难日子望不到头。

有人问我望哪样，受苦的人民盼自由。

这首民歌表达了牛栏江两岸各族人民的苦难是何等的深重，他们是多么渴望着有一天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翻开历史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血泪斑斑的历史记录着我们民族也记录着牛栏江两岸人民的苦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沿牛栏江一带的大地主安尊山、赵焕然、金昌明等各霸一方，互相争夺，鱼肉百姓，使人民群众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仅解放前十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百姓被安、赵、金几家打死、害死、杀死的

人就有上千人之多。不少人受不了他们的残杀而离乡背井，远走他乡。

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派地下党员到牛栏江一带进行秘密活动。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在牛栏江云南省一侧的火红、尖山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给牛栏江两岸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能把他们渴望自由幸福的理想变为现实！牛栏江一带的人民群众觉醒了。海田游击大队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二

海田位于威宁县境西南隅，与云南会泽、宣威等县仅一江之隔。长期以来，海田、哲觉一带都是恶霸地主安尊山的实力范围。当时安纠集了一批反动武装（约六百人枪），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安本人带一个中队和警卫分队长期盘踞哲觉，另外两个中队派驻海田、银厂河一带。一九四五年后安把自己的勤务兵魏元龙提升为大队副，兼二中队队长，并派魏带二百多人枪驻守海田。因此，海田、哲觉一带人民群众在安尊山的压迫下长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乡里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一九四七年魏元龙的队伍在会泽支锅山劫持了国民党保安团的汽车。当场打死三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在被打死的三人中，有一名是国民党国防部的要员。事后，会泽保安团长魏玉泉将此事告到云南省主席卢汉处。后经查清，是魏元龙部下所为。事情追查到了安尊山的头上（当时安在昆明），就责成安赔款四万元作为国防部要员的抚恤费。安尊山回哲觉后，便打魏元龙出气，并要魏赔出四万元钱。魏元

龙只得忍气吞声地如数把款交给了安尊山，但是魏心里非常不满，渐渐地滋生了反叛安的心理。

后来魏元龙听说宣威、会泽一带有民主联军活动，就派出心腹人前往联系。可是，因情况不太清楚，派出的人去了两次都没有联系上。但是魏并没有气馁，他在海田进行着秘密的准备，防止安尊山的突然袭击。

一九四八年初，云南地下党组织了解到魏元龙与安尊山之间的矛盾；经过细致的分析，党组织一致认为，魏元龙虽然是安尊山的中队长，但是他们之间因赔款之事造成了关系破裂。加之，魏元龙本人亦出身贫苦，可以利用这些具体条件做魏元龙的转化工作。把魏的武装改变成人民革命的武装。

一九四八年七月，经中共滇东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研究，决定派出地下党员朱明华（魏元龙的亲戚）、唐兴才、徐炳武等三位同志到威宁县海田乡去做魏元龙的转化工作。并动员其所部举行武装起义。

朱明华等三同志到达海田后，受到魏元龙的热情接待。根据党的指示，朱明华到海田后的第二天就到别的地方去了，留下唐兴才、徐炳武继续做魏的工作。唐、徐二人给魏阐明了我们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和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大概情况，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反攻。全国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日子不远了。唐、徐二同志还对魏的处境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魏只有站起来，把武装带到革命队伍中去才是唯一的出路。魏元龙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向唐、徐二同志表示：“我们一定跟共产党走，积极准备，待时机一成熟，立即把队伍拉出去举行武装

起义”。

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之后，于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九日（古历正月初一）唐兴才、朱明华在大水塘率领一百多人举行武装起义；与此同时，魏元龙在海田带领其部下三百八十余人宣布起义。

起义之后，魏元龙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把队伍带到云南省宣威县境内的拖克与唐、朱带领的起义队伍汇合，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一下子扩大到五、六百人。汇合后，起义军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口号，并在队伍中广泛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一时间，歌声、口号声响彻山谷，被解放了的群众欢天喜地。拖克的伪乡长浦思跃，大地主浦思觉，见大势已去逃遁山中，起义军立即发动群众分了他们的浮财。后来二浦在山中活不下去了，只得规规矩矩地自动带着队伍向起义军投降。经过几次战斗，起义军又消灭了一些反动武装，解放了宣威西北地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盼望已久的改天换地的时代终于开始了。同年三月，这支起义队伍在宣威渣格与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会师。经过改编，起义队伍被编为六支队第五大队。魏元龙所带队伍被编为五大队三中队，魏任大队副兼三中队队长。整编后，魏元龙的起义队伍中有一部分战士，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回到海田去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六支队在宣威雷家营又进行了一次整编，魏元龙所领导的三中队被编为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五十二团一营三连，魏元龙任三连副连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牛栏江一带活动，消灭当地的恶霸地主和土匪，扩大队伍，迎接解放。